

(英) 欧内斯特·波尔斯特-史密斯 著

刘蓉 译

XINHAIGEMING

QIANHOUE

YANAN

辛亥革命 前后的延安



1911

第一本用英文向世界介绍延安的书籍

第一次全面展示

红色革命前延安社会众生相

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延安

民俗风情 人间百态跃然纸上

陕西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

〔英〕欧内斯特·波尔斯特-史密斯 著

刘 蓉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 / (英) 欧内斯特·波尔斯特 - 史密斯著; 刘蓉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24 - 09900 - 3

I. ①辛… II. ①史… ②刘… III. ①延安市—地方史—近代 IV. ①K29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360 号

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

作 者 (英) 史密斯 (Smith, E. F. B.)
译 者 刘 蓉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19.5 印张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900 - 3
定 价 48.00 元

延安文史 第二十三辑
《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编委会

主 任：樊高林

委 员：雷增高 郭必选 张玉曙 霍满鹏

杜兴顺 刘志坚 吴世宏 李建社

高福华 曹树蓬

序

樊高林

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英国传教士史密斯先生撰写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一书翻译完成，即将付梓，可喜、可贺。该书比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更早，是已知的第一本用英文向世界介绍延安的书籍。它能在百年之后在延安翻译出版更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辛亥革命时期的陕北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一直没有相对系统的资料来了解。众所周知，武昌起义后，陕西率先响应，为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延安的革命运动情况，史书记载甚少。辛亥革命中，延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革命力量的消长变化情况如何？所有这些以前我们知之甚少。我们知道，五四运动爆发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先驱能在陕北迅速传播，一定有其厚重的民族文化基础和特殊的历史渊源。随即，在杜斌丞先生的大力倡导推动下，榆林中学、绥德师范学校成了我党在陕北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刘志丹、谢子

长、霍世杰等都是由此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1926年以后，陕北各地已经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这一切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存在的必然性。陕甘边、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壮大，一定是触及了陕北人最朴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党中央能将延安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东征的出发点，也是代表了陕北人对于未来最热切的期盼。

所有这一切疑问，我们都可以通过这部《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或多或少、或详或略得到一些答案。该书是一位叫做欧内斯特·波尔斯特·史密斯的英国传教士根据自己在延安传教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的，作者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具体生动地描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延安的革命活动，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前后延安的社会状况和延安民众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详细记录和描述，有着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时隔百年，书中所记述的许多内容，已经成了那个时代关于陕北的珍贵历史见证。更为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位外国人的视角，来认识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来了解整个陕北的历史。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关延安辛亥革命前后史料阙如的缺憾，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延安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万象，了解延安革命形势的积蓄和发展，由此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后来延安曾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的历史背景与渊源。

阅读此书，还能使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受到一些启发。我感叹作者对事物观察的敏锐细微，对当时延安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的分析把握生动惟妙，民情风俗，跃然纸上。我们更认可他深厚的汉学素养和理性判断及深邃预见。他对中华文明史的概述，对延安与中华历史关系的揭示，

对延安历史地位的评价，特别是对未来延安对中国的作用，都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他对延安石油资源开发的科学预示也同样如此。他当年也许没有看到过沈括的《梦溪笔谈》，但他对延长石油的认识，却与沈括“此物必将大行于世”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理。延安石油工业百年的发展和今天的繁荣印证了他的预言。

掩卷长思，1840年的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凭借的是坚船利炮，用武力的手段，欲达征服、殖民、掠夺的目的。我们的许多文物、典籍至今还在一些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而传教士们则是手捧圣经，通过对人心的“友善”教化，达到其用洋枪洋炮实现不了的目的，他们的眼睛都盯着这个古老国度的财富和资源。

当然，传教士们的到来，也有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客观效果。人类文明进化的成果是共有的，没有国界的，其本身不具有功利性，但往往会受功利驱使。其在相互的交流、融汇、碰撞中往往会形成新的裂变、重组与升华。从汉代引入佛教到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唐代玄奘取经，13世纪中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把亚洲，特别是把古老文明的中国，通过其所写的游记介绍到欧洲和世界。总之，不论是走出国门的，还是来到中国的，不论其初衷是政治、外交、宗教，还是其他目的，其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交流，中西文明的互相传播。史密士以及之前的传教士来到延安，延安古老的石板街上有了自行车，有了教会诊所，有了教会学堂，有了照相机。官绅们还能体面地让洋人给照一张相，甚至还要借穿洋装，用洋人的帽子把长长的辫子盘在帽子里，还能听洋人用留声机放出那些听

不懂的音乐。得了病还能“打针”，服用小小的西药片奎宁，就能治好可怕的疟疾病。文明，在生活细节中渗透，在不知不觉中体现。有希望的民族都不会排斥外来的先进文化，而会吸纳与整合。到现在，我们的孔子学院已遍布全球，中华民族也是在努力向世界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从这个层面上看，史密斯来延安传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当然，史密斯对当时农民起义的表述，对土匪、“白狼”（白朗，农民起义军首领）的贬称，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史密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待这些事物。

历史是从古走到今的，陕北同样如此。这本译著的出版，为我们了解陕北历史的丰富辉煌、了解陕北革命发生的缘由、规划陕北未来发展的方向，都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延安久远的历史，辉煌过去，延安与整个中国历史的息息相关，都在提醒我们，延安不但是我们陕北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圣地、革命圣地，延安还是我们陕北人可以引以为荣的历史文化名城。可是，我们对延安深厚文化内涵的挖掘还很肤浅，盲点、盲区还很多。作为延安人，我们尚需不懈努力，让世人更多、更全面地了解一个丰富多彩的延安，令人肃然起敬的延安。

本书的译者刘蓉博士，现供职于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蓉博士历时一年半，尽心倾力，将这部珍贵的著作翻译出来，使更多的人得以有机会了解陕北，了解延安，了解辛亥革命前后延安的社会状况和民众的生存状态，并使我们进一步利用这些珍贵资料成为可能。译者既有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史功底，又有极好的英文修养，所以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是一部表述准确、语言流畅优美的高水准的译作。更为难得的是，刘蓉博

士还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为该书作了必要的注释，既丰富了该书的内容，又极大地提高了原书的史料价值，最大程度地方便了广大读者理解原书及其相关的历史背景。刘蓉博士的专业学养和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希望看到她研究陕北历史文化更丰硕的成果。

延安市政协文史委的特邀文史委员毕醒世先生虽客居广东，仍念念不忘家乡，千方百计、历尽艰难为我们搜寻到了这部难得一见的英文版宝贵文献，他对家乡的热忱和真情关切，令人感动，我深表谢意。也诚望更多的延安人为家乡的文化建设献计出力。

2011年8月于延安

从历史出发

——译者代序

刘 蓉

—

正如本书的作者波尔斯特-史密斯先生感慨的那样，延安有着辉煌而且永恒过去。

久远到几乎超出想象的历史，有时免不了要给人一种压迫感。走在这片广袤的黄土高原上，你的每一步都可以荡起历史的尘埃。你会忍不住想象遥远的地质年代，在被称作中生代的时期，陕北以及整个陕甘宁地区还是温暖潮湿的鄂尔多斯盆地，盆地内满是茂密的植物和种类繁多的动物。这些曾经旺盛生长的动植物在亿万年后积淀为煤炭、石油，重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焕发勃勃生机。后来，逐渐抬升的鄂尔多斯盆地又被侵蚀成丘陵；再后来，青藏高原隆起了，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了，暖湿的印度洋气流从此不再北上，而西伯利亚冷高压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于是亚热带边缘的暖湿气候逐渐成了遥远的追想。毛乌素的沙土粉尘在数百万年西北风的吹送下，最终堆积

在隆起的鄂尔多斯丘陵地形上，形成了厚重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

翻天覆地，沧海桑田。陕北，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一种吞吐宇宙的雄大气魄。

人类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开始踩下自己的脚印。早晨的无定河边，河套人正在磨制石器，用骨针缝制着兽皮。夕阳下，北洛河的黄龙人正在钻燧取火，烤鱼的香味飘散在暮霭中。伏羲专注地凝视着弯弯曲曲的黄河，思考着宇宙的法则。黄帝则率领他的部族，在黄土高原往来迁徙，创造着华夏族最早的辉煌。埋葬着黄帝的桥山巍巍耸立，静默成一种后世仰望的象征。大禹在那个后来被叫做禹居的地方休整之后，又行色匆匆地奔波在治水的路上，他的喘息汇入了壶口震天的浪涛声中。

始皇帝雄心勃勃地修造着直道和长城，他把自己最欣赏的儿子、最得力的猛将统统都派到了陕北，因为他知道这块土地的分量。几乎同时，匈奴族杰出的冒顿单于也把目光聚焦到了这里。汉武帝和他的将军们跃马横刀，最终将陕北经营成中原王朝坚不可摧的门户，那些驰骋沙场的骏马的雄姿如今凝固在汉画像石上，依然浩浩荡荡，所向披靡。

赫连勃勃蒸土筑就的都城，即便在千年后依然白亮得耀眼。那些依旧不屈矗立的断壁残垣，坚定地昭示着它曾经的雄伟霸气和不可一世。木兰的盔甲仍旧泛着朔方的寒光，只有一头秀发还如她在花塬屯家中时一样温柔。苻坚在陕北的崖壁上开凿着佛教的洞窟，虽然后来证明佛祖并没有保佑他。冯太后和孝文帝却不计功利，依然虔诚地继续为佛祖和菩萨塑造着金

身。隋炀帝还在享受着甘泉的美水，杜甫则在鄜州的月下遥望长安。元昊和范仲淹们在陕北的塬梁沟峁上较量着实力，那些密集分布的堡寨最终成了每一个陕北村庄的依靠。杨继业和他的儿子们早已成了陕北人的骄傲，而韩世忠如今也守卫在他的家乡绥德，一如当年那样正气凛然。李自成和张献忠从延绥镇起步，叱咤风云，气吞万里，直至将明王朝踩在脚下。

然后，在步入法国波旁王朝般华丽的清王朝后，陕北却似乎累了。空前未有的广大领土和史无前例的庞大人口，并没有给陕北带来任何辉煌。走西口的路上，陕北人步履蹒跚，飘荡在天际的信天游因为浸透了泪水而哀怨缠绵。万紫千红、雕梁画栋隐没在漫天无尽的沙尘中；而没有了英雄，粉黛佳人也就渐行渐远。

二

时间还在流逝，生活仍在继续。

在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看来，那些琐碎细致的日常生活，并不像我们感觉到的那样无足轻重，它们可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规定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那么在陕北这块土地上，陕北人的日常生活，应该总有些什么不太寻常的地方。

太久远的记忆早已模糊。汉代的陕北人吆喝着黄牛在土地上耕耘、收获，农闲时则在山野间自由狩猎。他们曾悠闲地烤着肉串，煮着喷香的小米粥；两情相悦的男女们自由表达着爱意，孩子们则无拘无束地抓子、骑羊，玩着属于他们的游戏。

他们的生活充满运动的活力，自由奔放，激情四射。

很多年过去了，陕北人的生活也在逐渐改变。清朝辽阔的疆域中，陕北的地位变得从未有过的尴尬。这里已不再是边关重地，不再是王朝的门户锁钥，当年供帝国大军驰骋的直道已逐渐废弃荒芜，文明与繁荣似乎离陕北越来越远。陕北人在望不到头的群山沟壑中艰难行进，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当铁路已伸展到山西太原时，一河之隔的陕北依然闻所未闻。男人们要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只好用双脚去丈量每一寸土地；而裹了小脚的女人们，只能绝望地面对着连绵无尽的千山万壑。贫穷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人们缺乏必要的生活用品，不得不通过借的方式互通有无；而这种什么东西都会去借的生活方式让西方人觉得诧异，他们不能理解碗筷、家具以及穿戴的衣帽怎么可以借用别人的！卫生问题与衣食住行的艰辛比较起来，似乎根本不值一提，更不用说教育以及政治这样缥缈的事情了。有多少人会在饿着肚子的时候关心自己的头发是不是足够干净，关心能不能读书识字，关心有没有选举权？何况，还有吸食鸦片的恶习雪上加霜。贫穷只是物质的匮乏，而鸦片则让精神的支柱轰然倒塌。

三

虽然极度的贫穷和闭塞导致民众的生活处在一种未开化的状态，但这样的状态却不是陕北人一贯的传统。陕北，如同一座处于休眠状态的火山，只是暂时沉寂了。

这种沉寂，如陕北历史中常常显示的那样，是由一些不安

分的陕北人打破的。这些人，或许多半有着土匪的名号，同时也有着并不总是良好的声誉。但正是他们，打破了死水般的沉寂，震撼了休眠未醒的陕北。叛乱和抢掠，使很多土匪第一次拥有了一些原本绝无可能拥有的东西，也因而萌生了关于富裕生活的朦胧设想。陕北人积淀在血液中的狂放不羁以及与生俱来对于自由的渴求，就以这样一种别致的方式，又一次喷薄而出。

1911年，个性十足的陕西让整个中国刮目相看，人们注意到了陕西革命党人张凤翔、张云山等的革命举措，注意到了陕西在结束清王朝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到陕北，注意到延安。

不过，无论有没有人注意，陕北其实已经行动了。新军在哗变，哥老会在举义，虽然在革命的狂热和混乱中，破坏或许多于建设，但总算，旧的秩序崩塌了、瓦解了，陕北人重又感受到了变化带来的挑战，变化带来的不安和希望。

辛亥这一年，清涧27岁的惠又光已在陕北聚众响应武昌起义，隶属北路军统领井岳秀；后来盘踞黄龙山的23岁的樊钟秀此时还在湖北革命；同样23岁的米脂青年杜斌丞正在三原的一所高等学堂学习；19岁的绥德汉李子洲终于有了读书的机会；保安的刘志丹刚满八岁，而安定的谢子长已经是14岁的少年。我们无从知晓此时的风云激荡对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可以肯定，革命的豪情与胆魄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植入了这些青年的血脉，他们将要掀起的新一轮革命，会让整个中国改天换日。这些陕北的男人们，注定了要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在这块辉煌的土地上创造新的辉煌。

四

陕北，从来不是一块甘于寂寞和贫穷的土地。陕北人的生命之根就埋在这厚厚的黄土里，只要黄土高原还在，生命的草就要顽强地长成燎原之势。

在那些无助的日子里，陕北人也曾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四方的神灵。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最朴素的情感。他们希望五谷丰登、牛羊满圈，希望子孙繁盛、无病无灾。他们本来并没有太过宏大的奢望，只愿意在这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自自然然地生死轮回。他们膜拜、祈求所有的神灵，没有门派和任何的偏见。道教的祖师，佛家的菩萨，甚至山灵树怪，他们都愿意一视同仁地供奉起来。即便是看上去如此陌生的耶稣上帝，陕北人也愿意相信他会有佑福消灾的无边法力。

虔诚的传教士们确实为陕北做了很多，也为陕北人了解外面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窗口。罗伯村医生，与姜感思医生一道，在辛亥革命时为救助陕西革命军士兵而感染伤寒去世。他们与后来的白求恩一样，理应得到我们的崇敬。罗医生在延安六个星期的日子里，让延安人依稀感受到了上帝的福音。而斯考雷夫妇主持的医院则将这种福祉进一步延伸。史密斯夫妇为延安人带来了许多新的感受，自行车、照相机、报纸和杂志、女子学校、教堂的钟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确时间概念，他甚至预见到了石油将给陕北人带来的巨大财富和希望。在史密斯先生的感召和多方努力下，陕北人曾以一种巨大的热情和牺牲精神，筑起了整个陕北最宏伟的基督教堂。

然而，正如史密斯先生认识到的那样，灵魂的归宿问题虽然关乎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但首要的问题却是必须先将肉体从苦难的俗世中拯救出来。仅有虔诚，并不能让我们获得幸福与安宁。当日军的飞机最后炸毁了这座上帝之家时，关于上帝的信仰终于也就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只有——

黄土高原仍在，

陕北仍在！

2011年6月8日于延安

译者前言

该书原名为 *Mandarin & Missionary in Cathay*，可直译为《官员与传教士在中国》。作者为 Ernest F. Borst - Smith, F. R. G. S.，可译为欧内斯特·波尔斯特 - 史密斯，一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Fellow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史密斯先生生卒年不详，根据原书的说明，他曾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在陕西传教达 12 年之久，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延安度过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是第一位在陕北定居的欧洲人，他的妻子是第一位在陕北定居的欧洲妇女，他的女儿是第一位在陕北出生的欧洲小孩。延安二道街原有的基督教堂就是在他的努力下于 1914 年 11 月 1 日正式建成并开张的。原书共 268 页，另有 24 幅珍贵历史照片和两张地图。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与延安有关的历史回顾；第二部分记述从 1910 年初到 1911 年底延安的有关情况，尤其详尽地描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延安的各方表现；第三部分记述 1913 年到 1914 年底的延安，特别记述了辛亥革命后延安社会的变化情况。原书于 1917 年由英国伦敦的 Seeley, Service & Co. Limited 出版发行，翻译所本辗转复印自美国加利福尼亚